



戴志伟/文

泽国小学门口的鸡蛋饼摊，摆在靠近主干道的一户人家门口。那户人家做理发营生，围墙刷了白灰，门口一小块水泥地，阿婆的煤炉和饼铛就支在那里。每天早上六点钟，煤炉先点起来，白烟顺着风往主干道上飘。阿婆把炉子摆在围墙根底下，离人行道隔了三四步远，可还是时不时抬头往路口张望——看城管的车来没来。那条街不让摆摊，阿婆打了二十年的游击战，最后理发店老板娘看她一个老太太不容易，让她在门口摆，城管来了就收。

阿婆的摊子没有任何招牌。一张老旧木桌，桌腿用铁丝绑着，上面搁着瓶瓶罐罐。旁边摆一把小木凳，凳面磨得发亮。阿婆头发花白，编成一条油亮亮的辫子垂在背上。她摊饼的动作几十年没变过，右手拿锅铲，左手磕鸡蛋，辫梢一晃一晃的。煤炉里的火暗红着，油一浇下去“滋啦”一声响，白烟蹿上来，带着煤火和葱花混在一起的焦香。

阿婆的鸡蛋饼跟别人家最大的不同，是她那罐酱料。一只搪瓷小罐，里面是深褐色的汁水，稠稠的，表面浮着香料末子。饼快好的时候阿婆揭开罐盖，拿刷子蘸了酱往蛋饼上刷，刷两下，折起来，那股酱香就裹进了饼里。咸里带一点点甜，后味有一丝辣。有人问过她配方，阿婆笑着说：“研究了快十年，配料不能说。”那只搪瓷罐她走哪带哪，收摊了封紧罐口搁在竹篮最底下。

阿婆上过本地新闻。我上三年级那年的秋天来了几个穿白衬衫的人检查食品安全，记者拍了她刷酱的照片登在晚报上，辫子从肩侧垂下来，写的什么我记不清了。奶奶把那张报纸看了很久，说：“辫子是好辫子，蛋就不晓得了。”从此，每天早上她从鸡窝里摸出一只鸭蛋塞进我手心。蛋还温着，壳上沾着碎稻草和泥星子。我攥着蛋往校门口走，一路拿袖口擦，擦到蛋壳泛出青白色的光为止。

阿婆接过我递去的蛋，在围裙上擦了擦，磕在饼铛沿上。蛋壳“咔嚓”一声裂开，声音很脆，蛋清落进热油里“哗”的一下就摊开了，边缘凝成一层焦黄的蕾丝边。她抬头看我一眼。两个蛋、双面煎、榨菜多点、油条剪碎、香肠一根、酱要多——这套口诀她记得比我还清楚。阿婆从旁边一摞旧报纸上撕下一截，叠成巴掌大的方块垫在纸袋底下再塞饼。纸袋递过来不那么烫手，报纸的油墨味混着蛋香与酱香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，阿婆的鸡蛋饼是五元钱。两个蛋双面煎，油条剪碎，香肠一根，酱要多，整四元。我攥着奶奶给的鸭蛋去的时候，阿婆只收我三元，说蛋是你自己带的，收个面皮和油条钱。我从兜里摸出三枚硬币递过去，她接过来往围裙前面的兜里一塞，看也不看。

等饼的间隙阿婆会坐一会儿。她往小木凳上一坐，两只手搁在膝盖上，有时候实在累了就托着下巴打盹。煤炉的火还在烧着，饼铛上的油慢慢冒着细泡，她头一点一点的，辫子从肩膀滑到胸前。有客人来了喊一声“阿婆”，她猛地醒过来，揉揉眼睛站起来，又往饼铛上倒油。奶奶有一回站在边上看她忙活，回家剥毛豆时念叨：“炭火烤的，到底不一样，饼烙出来一层一层的。”那天晚饭又提起阿婆，夹了一筷子青菜，“二十年，不容易。”

早上在学校门口卖完，阿婆把煤炉和饼铛搬上一辆旧三轮车，下午换地方。三轮车骑出去，沿街的人远远招手喊“阿婆”，车就靠边停下。三轮车一停，经常还没支好饼铛就已经围上来了几个人。阿婆一边笑着说“不急不急”，一边手脚麻利地点炉子，饼铛一架起来，那股煤火混着酱香的白烟就升上去了。

后来我读高中，每个周五傍晚坐中巴回来，路过还能看见阿婆的摊子。煤炉的红光在渐渐暗下来

的天色里格外显眼，远远一团暖橘色，白烟升上去散在路灯底下。

高一那年冬天有个周末回来，校门口的摊子空了。理发店老板娘门口的水泥地上只剩那把小木凳，凳面上落了灰，旁边搭着那条蓝布围裙。我问小卖部的阿姨，阿姨说阿婆生病了，儿女不让她再碰煤炉。她后来没再来过，人就住在幸福路巷子里。摊子空了之后，我才反应过来——那天傍晚我坐中巴回来远远看见她收摊，竟是最后一面。

我在幸福路附近走过两回。那条路巷子多，拐来拐去的，门牌号看也看不清。我在巷口站了站，没有进去。我不知道见了阿婆要说什么，问她辫子还编不编了，还是问她那罐酱料的配方有没有传给别人。

几个月后的夏天，我放暑假回来，路过校门口的时候看见理发店的另一排开了个鸡蛋饼店。摊主是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面熟，想了半天才记起来是以前在旁边卖瘦肉丸的两夫妻。看阿婆的摊每天排队，就动了心思。听说阿婆教过他们调面糊，可他们还是用了电饼铛，干净，省事，没烟。酱料他们自己也调了一罐，颜色比阿婆的浅。

我走过去买了一个。男的拿出饼皮铺在电饼铛上，磕蛋，蛋清软塌塌地趴着，没有“哗”地摊开的那股劲。油条也是现成的，剪碎了撒上去。刷酱



记忆里的鸡蛋饼

那次赶集走散

最让我挪不开眼的，是街角一个吹糖人的小摊。做糖人的师傅一双手十分灵巧。温热软糯的麦芽糖在他手里揉捻、吹气、拉扯、塑形。圆圆的糖球几番摆弄，就变成一只活活的小老鼠，模样弯弯的，就像偷油吃的样子。旁边围着一圈小孩，捧着糖老鼠舍不得吃，只伸出舌尖轻轻舔糖衣。那一丝甜，是童年简简单单的快乐。

集市上的吃食更是琳琅满目。瓜子、炒豆、红薯条、酒心糖摆满台面。还有一块块的炒米糖，米花用糖黏合在一起，表面撒着红红绿绿的蜜饯丝。小摊上的豆腐脑热气腾腾，小孩子捧着小碗吃得亦乐乎，嘴角、脸颊沾满了白白的豆花。冰糖葫芦一排排插着，孩子们咬下红彤彤的糖壳，糖浆粘在嘴唇与下巴。刚炸好的油饼、油条热气腾腾，香味四处飘散。

人群当中，一双鲜亮秀气的红皮鞋闯进我的视线，在一堆杂物里格外扎眼，我忍不住一次次回头去看。我盯着那双红皮鞋越看越挪不动脚，手指不自觉地松了。等我再回头，身边全是陌生的腿，母亲的身影已经不见了。

我被人潮推来挤去，周围全是陌生的面孔，嘈杂的人声像潮水一样涌过来。我大声喊“妈妈”，可喧闹的集市盖过我的声音，没有人回应。害怕和无助一下子涌上来，我放声大哭，被人挤得踉踉跄跄，眼泪糊了满脸。

在家时母亲交代过，万一走散千万不要乱跑，站在原地等候。可慌乱当中，我早把叮嘱丢到了九霄云外，只顾在密密麻麻的人堆里到处乱钻。

万幸碰到相熟的邻居阿姨，看见我满脸泪水、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连忙拉住我，好好安慰我，牵着我往家的方向走。

半路上，我遇见了焦急到处找我的母亲。她的头发被人挤得乱糟糟的，也顾不上打理，满脸都是焦急。看见我的那一刻，我扑进她怀里大哭。等缓过劲来才发现，脚上一只鞋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潮挤丢了，光着的那只脚的底沾满了踩碎的瓜子壳。母亲蹲下来，用围裙擦了擦我的脚底，然后重新攥紧我的手。

那次赶集走散的经历，我记了许多年。

后来再去赶集，母亲总会紧紧攥住我的手，再也不肯松开。

集市上的麦芽糖香、豆腐脑的热气，还有那一双再也找不到的红皮鞋，全都藏进了旧时光里。



邀请函

►沈文军

给九月写一封邀请函
请你把脚步放慢一点
九龙湖日夜为你奔腾浪花
树们将为你献上
一场盛大而浪漫的落叶舞会

披云山把轻柔的云
披在你肩

你走的时候
请带一缕，你催红的果子
酿出的酒香
再把八仙岩磨成剪刀
剪开那些胖云朵里
藏着的几场秋雨

跪在砖地上的那双手

——忆金肖荷老师

金宗炳/文

1959年暑假，天热得发黏。快到下半年开学那几天，我整个头顶和膝盖上，全烂开了带脓的疱疹，看着就叫人反胃。家里穷，没处去治，父母也只当是热毒，由它去。

第一堂语文课，走进来一位刚从师范出来的大姑娘。她站定，自报全名：“我姓金，金肖荷。”——那年月老师一般只说个姓，她偏把名字念全。后来才晓得，这位金老师同我五百年前是一宗。她兼我们二年级班主任，又严，又疼人。

放学后她把我留下，用凉开水化了明矾，先把头上脓疮轻轻拭净，再跪下来给我两个膝盖也擦净，蘸了紫药水，一处一处点上。连着一个星期，每天散学都是这一套——像家里老人伺候小的。没多久，疮全收了口。如今回头想想，那一年要是没她这双手，我怕是要顶着个不长毛的癞壳过一辈子。从此对她又敬又怕——可那时候小，只当老师都该这么管你，不晓得有些手替你搭过一回，这世上是不会再有人白搭第二回的。

后来我当兵回来，托人打听金肖荷老师的下落，大家都不知道她的情况。再后来，我从学校调到县委报道组专职从事新闻工作，无意中向方城小学金肖莲老师打听，原来金肖荷是她的妹妹，等我托到准信，她已经不在了。

她当年那一份不记账的母爱，我到底没赶上还上一分。

她疼我时像家人，严起来也是真不含糊。

某天中午放学后，各自然村学生先在操场合队，每队派一名高年级学生领队，听完值日老师讲话才能带出去。我矮，排在六年级陈学正后头。陈学成了新屋自然村的队长，手里捏着这点小权，看谁不顺眼就朝值班老师一戳，谁就吃不了兜着走。讲话还没开始，我手痒，往后拽了一下陈学正的衣角。他扭头就朝金老师报告：“报告金老师，你们班金宗炳滑调皮捣蛋。”“站到队前，面朝大伙，站好。”金老师声口一下就硬了。

换作平时，站一阵等队伍散了也就算了，可这回她没松口。全队走光了，她还立在那儿：“金宗炳，跟我到办公室。”我低着头蹭进去，心想这下要留堂了，还要不要给人留脸面。

肚子里早空了——遇上灾年，食堂发饭票，一天三顿都是能照见人影的薄粥，早上家里分我半小碗，又拌了两把炒细糠，到这会儿早饿得前胸贴后背。趁金老师去挪凳子的空当，我猛地转身，赤脚蹿出办公室，没命地往一公里外的家跑——几步一回头，她竟真追出来了。逃进灶间捧起半碗薄粥，一头钻进菜园蹲下就灌。

不一会儿，金老师在院门口喘着气喊：“金宗炳爸，你家宗炳逃回来了。”父亲赶紧迎出去赔不是。她站在门槛外头没再多训一句，只把追出来的那点气收了收，像是来还我一碗粥的体面。后来才晓得，是堂弟金宗仁指了路，把老师送到门口——那是后话，我当时在菜园里只管把糠粥咽完，心想这下吃饱了，回去随她怎么说都认了。

就这么一点事，她追了一路。从那以后，我在金老师跟前再没敢耍过半分。

金老师走了，菜园里那半碗薄粥我记了一辈子，可她跪在砖地上替我点紫药水的手，更没敢忘。后来我也教过别人，也写过别人，轮到要还的却早没人接了。金老师，教师节又到了——明早早没了，紫药水也早不卖了，我拿什么报答您那双手。这世上的明机会干，紫药水会过期，可那双手的温度，在我身上烙了一辈子。



与九月书

►黄定来

九月掀翻调色盘
泼我一身金黄与灰蓝
晾衣架那件白衬衫
飘成撤退的帆

蝉声突然哑了
仿佛被谁掐住喉咙的弦
窗台上一只空蜗牛壳
缓慢转动螺旋

我数着墙上光斑
从指缝漏下碎银一般
风穿过弄堂
捎来远方打谷场的喧嚷

九月，镰刀磨得锃亮
收割我疯长一夏的荒唐
太阳帽底下汗水滴落
砸出小小的地震

山那边，柿子
正在酝酿一场甜蜜暴动
而我，两手空空
只剩一把生锈的等待

九月，请你慢些走
等我缝好这袋口
把散落的念想
一粒粒，捡拾回来